廣弘明集卷第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典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武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来徧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二張

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
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
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
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
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
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
猒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潜輝鶴樹
閻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
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
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歷葉相承
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来世童男
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
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
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
南于時帝与道俗二万人於重雲殿
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
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
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道以事正內
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
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

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
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
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
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
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
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
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
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
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軍丹陽
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来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徹妙色身蕩蕩顯
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鉀粟以應
凡啓波若之利刀取涅槃之妙果拯
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
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
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
冰清日鏡霧豁雲除熸火翳光塵熱
自靜可謂入俗化於家庭出世冥此
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
倦渇愛罪轡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
樹始於迦維德音感于京洛恒星不

見周鑒嫉徽滿目圖多漢感青麥五
法用傳万德方兆華俗潜啓竟扇高
風首世三明照迷途之失憑兹七覺
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
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
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攉因顯崇一乘
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
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
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
宗之境恍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
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槁梁津濟者
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
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
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
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湏甘
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
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
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
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
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
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 (廣弘明集卷第四 第五張 由)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在
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
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
縻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
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
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
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
法帝絫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
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
自對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盋或
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竪沙門曾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內貴賤
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
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術道
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
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薄示小術並
辭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統曰方
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
命令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
之即往尋覓有僧佛僞乃一名曇顯
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酒同俗時

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拔
出之交于時名僧咸集顯居末坐酣
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吕之以
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
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
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
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
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
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顯即趣一足而立云
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
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盋祝之諸道士
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
乃至十人舉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
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
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為外
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
定小百官處外定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
言帝曰驗藏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
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
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祕崇麴櫱

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甘慈悲永
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
復遵事須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
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
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今日斬首
者非一　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
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偽妄斯
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周時隋初漸
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
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所害洋襲其
位代為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
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
金像一瀉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
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
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
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
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剎察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剎在後於
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葷
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
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勑高寺取經
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
如步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弥遥
曰高洋駞駝来便引見一老僧拜之
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尒来
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
令北行東頭与之使者及命初帝至
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觧語
忽謂帝曰我去尒後来是衣癡人死
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
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
諠高蹈則山水無悶空非色外天地
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
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
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振羽孔雀
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
發心即是出家何関落髮棄俗方稱
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擁實
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
大矣哉誠為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

陽合而万物成鹹淡和而八珎美何
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别以世言之豈
真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
淺識則欲智陵周孔徹庸薄譽侵將
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己
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逕
越賤蔑沙門愚襲腐儒威招宜禍殘
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
名意以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許為
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
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
殊途一何踳駮高懷達士孰可扶哉
異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
抑揚終以道為宗致其猶五色綺錯
近須彌而會同万像森羅依虛空而
惣集歸根自紜紜之物含今實茫茫
之海斯誠光賛於佛道述獎於玄門
庶令無我無邪允讓允敬式貽後進論之
云尒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
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宏
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冀衣珠羊
續之袍縕牀畏管寧之榻自隱淪西
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无為每

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
下但着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
清昇坐觀塗炭復湏棄置林藪分衛
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戱京邑次於灞
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浐水飛
鶴盖於浮雲縞衣侯服薰風合氣王
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菓之愛是
屬潘生剖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軒城
隅陪曺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
道逢先生佐而問曰先生貞若幽趙
之士鬢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
衣製不関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頻眉
瓦鉢恒持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
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甞所
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
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
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
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埳井之内
本無吞舟之鱗榆枋之間詎有垂雲
之翼吾非子之徒與其可識乎試當
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
本深攝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成
於百劫之末惣法界而為智竟虛空

以作身亭惟氣亭二儀道周万物而
已斯故身無無不在量擬規矩之外者
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
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
須示真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嘯
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推
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
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
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
則輪王法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
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万有踰於
鷲嶺宗親藉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
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花滿
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總
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
軒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
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誰可擬議身邊
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万
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
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采雙瞳
方我妙色按其昇降者也雖復吕公
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辟私從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

陽甲觀洞闕龍樓迴建至如多才多
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
洗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
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書
一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又
王宿衛甚嚴喻視弥萬九重禁闥聲
闕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霊則二万人
然以道性恬凝志願冲固雖居三惑
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
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
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
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
侄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横尸悟
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
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
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
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義如是以
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
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
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
神足魔兵靡卷大業甦成獨稱為
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
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明

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徧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飡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者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胸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万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刊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驗之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於斯乎但世道紛華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乎像運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摩
什繼踵来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
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
迹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
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晩遊關右
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
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
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
正道拔自沈泥本号離慾之逸民摧
邪之大將吾之儻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頻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
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名化
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揔攝
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
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
我十万里餘俱在須弥之南並是閻
浮之内鄉忽此閒士庶無至佛所如
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
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
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内至若束帶垂纓無
妨脩德留鬚長鬚足可閑居且道本
虛通觸無不是何棄於冠簪專在於

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
王臣終從朝命今既緖衣髡髮未詳
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
請當辯析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
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
我法門出負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
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
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
闕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
月垂像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
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
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恠
邊地十万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
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於
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
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
齋之而弗載寧辯味吾師之道術書
之於博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或
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絜豈
違命也无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
則一毛難落胥胥頑民可悲之甚吾

已无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驕暴
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
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
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踈川則有
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恡頂踵煞身
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群書況吾養性栖玄
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万德
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閒
哉翁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
若劾淺祿微唯勞諾走刃高無暇位
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
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
何佘能知公子曰先生强誇華以飾
非護牆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
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
蕪薉威鳳不群於鸛雀先生道雖微
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
卑神闇无三端可以叅多士无十畝
可以為足夫墮王事之不閑恥私門
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
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叙寒溫讀經
不解正音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

二親非所以自榮其獘一也僕聞釆

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
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来
行惟少慾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
閒經行於樹下何宜餝九層之刹建
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
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无
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讃己德惟佛
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尅讓則聖
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盛自然外響馳
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
諸得失之名如何獨許世尊之号不
欲推人然彼群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牟楯將何以通非所以
自遜其獘三也僕聞情存兩貫心慎
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髙節
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
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无厭之求
貪有為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
論䞋施則便无讓分毫或勝貴經過
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
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
之共知非所以自廣其獘四也僕直

言雖苦可為藥石惟先生高見覧
以詳之
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
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
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
万機斯揔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
巨壑所以為深王則不聡於細民海
則無遺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无不
濟有心盡攝未簡惡親自當品戒德
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
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无
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
擅為銓衡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
自取人失之遠矣遂使紂向伏羲
之語長者悟沙弥之説且復窮通有
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
而後盛異轍紛輪可略言也至如立
錐无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裔不絕豈
傅湯武之聖詎知吞并六國其先好
馬牧人約法三章則惟亡命亭長樊
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廚釣之間歷
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強族五
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盖世暨若朝

陽驕靈羨息蒜之難留宿草負霜潤
鏤鐵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木
竊本人倫一槩鄉忽輕以乘軒羲茲
羗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
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獎智者同棄
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
地而歸來吾則猷来苦而知昨非子
便躭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
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牛竪子之
烹鴈吾今素質白居默念無雜不假
導於仁義豈乱想於繁華固亦驕遺
非壯自忘嚴膳誰守寒温之小才音
義之薄技　脩心可以報德何局定
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脩仰之事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
雅聚落輕微矜納豈獨珠瓔是以栖
形五山遊神三住或受童土或食馬
麦讚淨心之小施識雜相之多捨庶
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
固東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
顯乃含生之達志但以凡俗難悟憍
慢未除覺獻名寶利叔多福所以玉
鏤高刹捲回贊於半天繡桷飛甍連

雲被於寓内爭名好尚善揚焉在者
相亶識遂及乎斯雖弃至真之理足
感榮華之樂生民惟此為功如来亦
何抑説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无
價之奇寶輿欲拯貧讃不死之神香
足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
正覺之甘露因毒已深懷迷自久吾
師之出世也今許救濟為功知我者
希无容纎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
非而最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
共於天厥号无等庶弘至教非如君
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慈至理
同歸遂情異説是經稱最吝應冝聞
世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遊四民之
利莫致百送之金但大恵未亡有待
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
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
非不自揣己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
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
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與寧獨任凡
僧今雖四輩而来今屬三寶而用為
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為十方常住非
日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

則和合无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而最
擅只攫我之同各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
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沸飯餘一鉢与人則
群類充滿佛猶无恡於飢犬寧有惜
於人焉是知輒用固以招愆迴施許
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
之福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不
覺美味罪閑於餓病豈流味之无也
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勳明
王責躬蓍旻不言而効德子不能自
概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
餮何以為人至若鄭僑傾產於交遊
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
詎擬福田而權揚此吾所謂四勝也
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
聞惑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
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
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闔闢混元分
剖清濁薄渟異禀愚聖泒流至如
首是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脩短
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
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虧矣身世而
嬰禍狂勃无禮竟天年而享福遭隨

若斯固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
[illegible]
形神則上歸下流万事寥廓百年已
矣何處天宮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
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惑繫風請更畫也
先生曰公子辯士桀見何膚淺所談
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
報之終期察回緣之本際不可局凡
六識因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植百穀
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正陰陽
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无離於集起
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
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
蟻卵非搆兩精之產豈從二歲之
任若但禀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
毋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條
著果方環乎支分三報星羅万品或
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
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
明法罪福无升業道之大功政治則
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
福目前可以為監誡豈伊吾之搆虛
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
識宗便謂无鬼府但善惡積感則殃慶有餘

被之茂典亦所未巻至如跡勒涌泉之
應大江擲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
金驗摽鮑宣之馬珠降噲參之鶴爰
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
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
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
著孰言宜杳雖有知无知六經不說
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
寥何求存以仁行无宜弃儒墨之小
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
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
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為疋所以變化
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
娶則列代恒礼罪應不關於子胤道
亦无礙於妻妾遂使善惠許賣花之
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万尚曰
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
仇偶擁此情性免龍有悔甚欲如之
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
一蔽也僕聞猛獸為暴民之葉毒重
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
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

余充掁羞薦俎礼運屬廚人之手禮
廣弘明集卷第卌　第廿四張　典　谷
華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
復鳥殘自死班聽內律如何關養形
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
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物其來
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孟阮
七賢興情於斗石之量鄭華兩聖盛
德於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
則因茲而斷獄闢諸往哲未嘗不醉
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
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
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
飲芝露敢為生類罔不由之自可飽
食用心無發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
有之於勤脩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
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
化固當尒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
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
也竊以鄙言无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
猶慙先達然其男則纔離繈褓羨
飛以求娶女則僅辞乳哺然空房而
感情爲貪小樂公行世礼積習生常
混然誰恠此而无恥尤類鶉鵲勿將

[illegible]
群小之制啓敢非高尚之致雅且詩
者啓也事寄昏成明非呂顯之哉乾
諒是膚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抑下之
操可以觸嬌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
春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
策况乃吾師之成教也弘淨行之宗
經豈復順彼邪風嬰兹欲網將出六
天之表猶无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
焉可挾妻孥惟有二果白衣繫業通
許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
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
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土无女業咸昇
四大法喜資形所謂一通也吾聞生
死去来本同步蠖顯晦上下无異循
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
之徒牛哀伯奇之類孤為美女狸作
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
持戒無畏鬼龍合德不懼蜂蠆怖鴿
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恭之以明珠
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煞
豈禽獸惟容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措
身莫異輪迴无始誰非所親恕己為
喻亦何不忍誰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

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
所以黃不食黿孔猶覆醢況吾仁慈
之隱惻輒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
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
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
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
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
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眠難悟
蓋惟躭酒之狂客爲可以論至道哉
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傚薄欲言
飲而無奚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誡
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
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
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
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
欲終為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
大覺蜀螳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
亡之期既切渴乏之情遂緩自忻道
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
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幸
重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寧
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
莫謂予所不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辯

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
百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無主既如
蹈虎復似見龍怳焉若狂莫知所對
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愍物子何怖耶
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
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踈野翻迷外
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
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
失請容剃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
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